

後漢書

卷之十一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

二

號

77262

1251

Vol. 4

梁劉昭注補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

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呂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

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

天成度在曆成日居呂列宿終于四七受呂甲乙終于六旬日月

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

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整呂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

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

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

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其極彌

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復謂之元是故日曰實之月曰閏之時曰分之歲曰周之章曰明之蔀曰部之紀曰記之元曰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胸無一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曰察微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曰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

探曠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曰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

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

上也顓頊曰重黎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曰授民事立閏定時

曰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唐虞夏商曰義和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

天順民湯武其盛也今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及王德之衰也

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義和淫泆廢

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

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

紀帝王之壯車是曰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

曰本氣者尚其體曰綜數者尚其文曰考類者尚其象曰作事者

尚其時曰占往者尚其源曰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

是曰君子將有興焉浴焉而已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

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曰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
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息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等
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
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
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
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
元並發端焉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曰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
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
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曰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
爲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爲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即此是也日行
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于端是則月行之終也曰日周
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曰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

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爲一歲之月曰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
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回時推移故置十
二中曰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中之始日節與中爲二十
四氣曰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沒并歲氣
之分如法爲一歲沒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
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
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蔀曰一歲自乘之爲蔀之日數也曰甲
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曰二十蔀爲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
後復青龍爲元元法四千五百六十葉叶圖微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
起于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
終始以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
十者正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前位或遇其
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言之也曰四子
五百六十歲爲二元元中有厄散聖人有九歲之厄以備之也

紀法千五百二十

月令章句曰
紀法千五百二十

紀月萬八千八百

蔀法七十六

章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月令章
九歲七閏
月為一章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部日二萬七千七百

五十九
沒數二十一為章閏
通法四百八十七
沒法七因

為章閏
日餘百六十八
中法四十二
大周三十四萬三千

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之既

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其月食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百二十

三之二十而一食日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

五十也分終其法因日與部相約得四與二十七互之會二千五

十二二十而與元會
元會四萬一千四十
部會二千五十三

歲數五百一十三
食數千八十一
月數百二十五
食法

二十二
推入部術曰日元法除去上元其餘日紀法除之所得數從天紀

算外則所入紀也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日部法除之所得數

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歲所在

年部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部首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五
巳卯	庚子	庚申	庚辰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十二
壬子	壬辰	壬午	壬申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十五
乙酉	庚辰	庚子	庚申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二十

推天正術置入部年減一曰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閏餘十二曰上其歲有閏

推天正朔日置入部積月曰部日乘之滿部月得一名為積日不滿為小餘積日曰六十除去之其餘為大餘曰所入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曰上其月大求後月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小餘滿部月得一上加餘命之如前

一術曰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部日則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部年減一曰月餘乘之滿中法得一名曰大餘不滿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曰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閏月所在曰閏餘減章法餘曰十二乘之滿章閏數得一滿四曰上亦得一算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算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曰中氣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二百五十九四分三小餘滿部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曰下每曰百刻乘之滿部月得一刻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曰算上爲日

推沒滅術置入部年減一曰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曰爲積沒

盡爲沒餘曰通法乘積沒滿沒法得一名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曰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沒日也求後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小餘滿沒法從大餘命之如前無分爲滅

一術曰爲五乘冬至小餘曰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部積月曰日乘之滿大周除去之其餘滿部月得一名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曰宿次除之不滿宿則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滿部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五分

一術曰閏餘乘周天曰減大周餘滿部月得一合曰斗二十一度

四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推日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
曰部法乘之滿部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
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曰宿次除去之則夜半日所在
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分
一術曰朔小餘減合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
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曰月周乘之滿部日除去之其餘
滿部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除如上
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
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滿法得一度經斗除十九分其父下句

月在張心署之謂盡漏分後盡漏盡也

一術曰部法除朔小餘所得曰減日半度也餘曰減分即月夜半
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曰部法乘之二百
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曰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爲明
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曰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減部法其餘即夜半到
昏所行分也曰加夜半所在度分爲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曰月周乘之曰二百
除之爲積分積分滿部法得一曰增夜半度即明月所在度也

求昏月所入度曰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部法得一度加夜半則
昏月所在度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宿次除之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部月從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已宿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部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部會年數減一已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爲食餘已月數乘積滿食法得一名爲積月不滿爲月餘分積月已章月除去之其餘爲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已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已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已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則入章閏數也

餘分滿二百二十四已上至二百三十一爲食在閏月閏或進退已朔日定之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其分盡食算上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已二十九乘之爲積日又已四百九十乘積月滿部月得一已并積日已六十除之其餘已所會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小餘滿部月爲大餘大餘命如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其月餘分不滿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其食小餘者當已漏刻課之夜漏未盡已算上爲日

一術已歲數去上元餘已爲積月已百一十二乘之滿月數去之

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

推諸加時日十二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乃日法除之所得算之數從夜半子起算盡之外則所加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日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滿法法什之滿法得一分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爲晝上水之數過晝漏去之餘爲夜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半者乃減之餘爲昨夜未晝其弦望其日五星數之生也各記於日與周天度相約而爲率日章法乘周率爲用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爲積月月餘日月之月乘積爲朔大小餘乘爲入月日餘日法乘周率爲日度法日率去日率餘日乘周天如日度法爲度之餘也日率相約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十八萬二千二百而五星終如部之數與元通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 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 合積月十

三 月餘四萬一千六百六 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百四十七 虛分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七 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 積度三十 三 度餘萬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 日率千八百七十六 合積月二十六

月餘六千六百三十四 月法萬六千七百一 大餘四十七 小餘七百五十四 虛分一百八十六 入月日十一 日餘千

八百七十一 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 積度四十九 度餘

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 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 合積月十二

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四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虛分五百九十二 入月
日二十三 日餘二千一百六十三 日度法三萬六千三百八
十四 積度十二 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一 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 合積月九
月餘九萬八千四百五 月法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一 大餘二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九 入月日二十六 日餘二
百八十一 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 積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 日率千八百八十九 合積月一 月
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一 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二

二大餘二十九 小餘四百九十九 虛分四百四十九 入月
日二十七 日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

十一 積度五十七 度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推五星術置上元日來盡所求年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爲
積合不盡名合餘餘日周率除之不得焉退歲無所得星合其年
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積合奇爲晨偶爲夕其不滿周率
者反減之餘爲度分

推星合月日合積月乘積合爲小積又日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
得一從小積爲月餘積月滿紀月去之餘爲入紀月每日章閏乘
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不盡爲閏餘日閏減入紀月其餘日十二去
之餘爲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閏
滿二百二十四日至上二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日朔制
之

推朔日日部日乘之入紀月滿部月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積

日滿六十去之餘爲大餘命己甲子算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己部日乘月餘己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己四千四百
六十五約之所得得滿日度法得一爲入月日不盡爲日餘己朔
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己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積度不盡爲度餘己斗
二十一四分一命變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一術加退歲一己減上元滿八十除去之餘己沒數乘之滿日法
得一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己甲子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
也己周率小餘并度餘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也命
己冬至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滿其月法
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之有閏計焉餘命如前算外後
合月也餘一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朔日己大小餘加今所得其月餘得一月者又餘二十九小餘
滿部月得一如大餘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己入月日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日其前合
月朔小餘不滿其虛分者空加一日日滿月先去二十九其後合
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十九又減一日其餘命如前

求合度己積度度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度命如前經
斗除如周率矣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三十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
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
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
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度復留二十五
日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

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復
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二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
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有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
十二度與萬二百一十四分通率自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
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
十四分半在日後十六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二十三分度
之十四八十四日行一十二度微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
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
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復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
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
六百三十六日行百三度伏復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
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
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與九百九十三分通
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
在日後十五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
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
退六度復留二十三日復順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
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見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復十九日千八
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與日合凡一終三百
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與二萬九千四百
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見逆日行五分度之

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順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
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
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
後九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
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九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
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九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
前九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
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遲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
而進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
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
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

而後合凡三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之
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
留不行二日旋順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
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除
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
萬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
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
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遲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
日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十

二日行三十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
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步術曰步法伏日度分如星合日度餘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也

術分母乘之分日如度法而一分不盡如法半日亦得一而日

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

母如一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經斗除如行母四分具

一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其日赤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日黃

道日名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八月九月十月冬至大寒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

分霜降小雪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

斗二十六四分退一牛八女十二二進虛十三進

危十六二進室十六二進壁十二二進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 婁十二二進 胃十四二進 昴十二二進

畢十六二進 觜二二退 參九四退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三退 鬼四 柳十五 星七一進

張十八一進 翼十八一進 軫十七一進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一退 氏十五二退 房五三退

心五三退 尾十八三進 箕十一三退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斗二十四一進 牛七 女十一 虛十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鼎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西方八十三度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三

亢十

氏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東方七十七度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

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日土極遠近差乘節氣

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日相增損昏明之生日天度乘晝漏夜漏

減三百而一為定度日減天度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

如法為少不盡三之如法為強餘半法日已成強強三為少少

四為度其強二為少弱也又日度餘為少強而各加焉

張衡渾儀曰赤道橫

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各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

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原去極之法以為半也上類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成也是

以作小渾蓋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今之相當值也取

北極及衝名減採之為軸取渾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今察之與渾相切

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蓋衝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均去其半令其半之際

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今度平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

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此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

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

赤道且等故以度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百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

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三度也至十差三之時而

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歲日居其東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

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

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為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遠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前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并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二十四氣

日所在黃道去極 晷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旦中星

冬至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 亢二

小寒 百一十三 丈二尺 四十五 五十四 婁六 氏七

大寒 百一十一 丈一尺 四十六 五十三 胃七 心半

立春 百一十 丈一尺 四十八 五十一 畢五 尾七

雨水 百一 丈一尺 四十九 五十一 參六 箕六

驚蟄 百一 丈一尺 四十九 五十一 參六 箕六

春分 百一 丈一尺 四十九 五十一 參六 箕六

清明 百一 丈一尺 四十九 五十一 參六 箕六

穀雨 百一 丈一尺 四十九 五十一 參六 箕六

月令章句曰中星當中而不中

日行遲也末當中而中日行疾也

小暑 六十七 尺七寸 六十四 三十五 尾一 奎二

書局長去歲 極近長極短

夏至 六十七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氏七 室七

廿二十五度 十分退三月令

小滿 六十九 尺九寸 六十三 三十六 角六 危大

芒種 六十七 尺六寸 六十四 三十五 亢五 危四

夏至 七十三 二尺一寸 六十二 三十七 張七 牛六

小滿 六十九 尺九寸 六十三 三十六 角六 危大

芒種 六十七 尺六寸 六十四 三十五 亢五 危四

夏至 七十三 二尺一寸 六十二 三十七 張七 牛六

小滿 六十九 尺九寸 六十三 三十六 角六 危大

芒種 六十七 尺六寸 六十四 三十五 亢五 危四

夏至 七十三 二尺一寸 六十二 三十七 張七 牛六

小滿 六十九 尺九寸 六十三 三十六 角六 危大

芒種 六十七 尺六寸 六十四 三十五 亢五 危四

夏至 七十三 二尺一寸 六十二 三十七 張七 牛六

小滿 六十九 尺九寸 六十三 三十六 角六 危大

芒種 六十七 尺六寸 六十四 三十五 亢五 危四

夏至 七十三 二尺一寸 六十二 三十七 張七 牛六

小滿 六十九 尺九寸 六十三 三十六 角六 危大

芒種 六十七 尺六寸 六十四 三十五 亢五 危四

夏至 七十三 二尺一寸 六十二 三十七 張七 牛六

大暑 星四度三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八 三十六二分 尾十五半三 弱退 處三 大退

立秋 張十二度 九分進一 七十三 半強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箕九 大強 胃九 大弱 退二

處暑 雙九度十 六分退二 七十八 半強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二分 三十九八分 斗十 小退 畢三 大退 三

白露 幹六度二 十三分退一 八十四 少強 四尺三寸五分 五十七八分 四十二二分 斗二十一 強退 參五半 弱退 四

秋分 角四度 九分退一 九十七 強 五尺五寸 五十五分 四十四八分 牛五 少 井十六 少強 退三

寒露 九八度五 九分退三 九十六 少強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分 四十七四分 女七 大進 鬼三 少強

霜降 氏十四度十 三分退一 百一 少強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虛六 大進 星三 大強 進一

立冬 辰四度十 九分退三 百七 強 丈四寸二分 四十八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 強進 張五 大強

小雪 戌度二十 六分退三 百十一 弱 丈一尺 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二半 強進 翼五 大強 進二

大雪 斗六度一 分退三 百十一 大強 丈二尺 五寸 四十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 強進 軫十五 弱進

易緯所稱暑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時候以參廣異同 冬至暑長一丈二尺當至不至則早多濕病未當至而至則多病暴逆心痛應在夏至 小暑暑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先小早後小水丈夫多病喉痺未當至而至多病身熱來年麻小為耳 大寒暑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先大早後大小水不成病厥逆未當至而至多病氣虛喘 以合

暑長一丈一尺六分當至不至兵起麥不成熟民疫癘未當至而至多病燥疾疫 雨水暑長九尺一丈六分當至不至早麥不成多病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瘧 驚暑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則露雜禾不成老人多病噴嚏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腫 春分暑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先早後水濕惡禾不成多病耳痒 清明暑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水物雜和等不為多病疾洞泄未當至而至多濕病暴死 穀雨暑長五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水物雜和等不為多病疾推振寒霍亂未當至而至老人多病氣肺 立夏暑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早反致傷上節疾未當至而至多病頭痛腫喘 小滿暑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凶言國有大喪先水後旱多病筋急痺痛未當至而至多燥喘腫 芒種暑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凶言國有狂令未當至而至多病厥眩頭痛 夏至暑長一尺四寸八分當至不至國有人歿旱陰陽通傷草木夏落有大寒未當至而至插目腫 小暑暑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多病筋腫胸膈泄注腹痛未當至而至病腫脹 大暑暑長一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多病筋腫胸膈未當至而至多病腫脹上氣喘腫 處暑暑長五尺三寸二分當至不至國多淨令兵起來年多不為木當至而至多病脹耳熱不出行 白露暑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多病瘧疽泄未當至而至多病水腹閉痛癢 秋分暑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草木復榮多病濕悲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膈痛 寒露暑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被殃多病痛癢未當至而至多病疾熱中 霜降暑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萬物大耗年多人病腰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膈支滿 立冬暑長一丈一寸二分當至不至地氣不藏來年夏反寒早早晚水萬物不成未當至而至多病腎掌痛 小雪暑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來年豐麥不成多病脚腕痛未當至而至亦為多病腋痛 大雪暑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溫氣泄夏蝗蟲生大水多病少氣九折水腫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痛應在芒種 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次日月之所躋也地有十二分至候之所國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分十四日至于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 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季章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 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 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

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昴之分野 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音
之分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泰之分野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
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
居之楚之分野 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鄭之分野 自亢八度至
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 自尾四度至十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
雪居之燕之分野 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 自須女
一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齊之分野 蔡邕分
星次度數與皇甫謐不同兼明氣節所在故載焉謐所列在郡國云

中星日月所在為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

之如法為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為強弱曰減節氣昏明中星而

各定矣強正弱直也其強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從強進少

為弱從弱退少而強從上元太歲在庚辰巳來盡熹平三年歲在

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 末世治曆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
通人前識無救其弊是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

四小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識者謂此之為
弊亦以凡天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維心或具說採為太玄班
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平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
逮太初二三君子為曆幾平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千天疏闊更以
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十分而造乾象法
又制運度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

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

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謔斯是曰五三迄于來今

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

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曰丁丑王莽之際

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曰為上元太

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濶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

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曰為四分曆元加六百

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曰辨曆者得關其說

而其元數與緯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曰疏密課固不

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

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畧舉

是曰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曰備一家

蔡邕戎邊上章曰朔方兒鉞徒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

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看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實蒙煥燿走日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犛設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輪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棄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辭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刑事當伏重刑已出數門復聽諸鞠詔書馳救一等輪作左校復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編於吏手不得頃息舍辭抱悲無田上遠既到徙所乘寒守烽職在候望憂涕然均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事朝不責罪但愚心自所不意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初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平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雖皆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壽算為本天文為驗諸大冊書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某參思圖謀遂獲有頭角會臣破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愴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道刑竟乃因豎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將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闕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應命鋒鏑灑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願請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而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罕書所宜採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尾并書章左臣初使考女子遊氣亡失文書無所家引加以惶怖然恐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尺識者又恐聖恩初嘗外升展敬

慮情願下取說進求諸參以皇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願所撰自宜制無所復快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園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其所論志志家未以成書如有異同今隨事注之于本志也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習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覈衡琰檢會日

月

志下第三

後漢書三

後漢書三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戊 冠 女姓 耕 高祿 養老 先益 祓祓

後漢書四

梁劉昭注補

夫威儀所自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

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

已為禮儀志

謂承書曰太傅胡廣傳綜舊祭邑因以為志兼周後改定

漢制度 為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

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已祭日日有變割羊已祠

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絲

已行禮如故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數用或曰為闕恐人犯之故祭

求于陰之道也以求絲繫社或曰魯之

也月者上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

闕者社者上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闕冥恐人

者明先以尊者命肯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

以賜賚陰也故春秋日食設用牲于社所以必用

牲者上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費也口食大水

則艾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

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在

已下皆持劍立其戶而衛射擊馳繞官
察巡守備周而復如日復常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

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已示兆民至立

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

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食殘進柔良下當

用者如故事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得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

正月上丁祠南郊自虎通曰春秋傳曰禮畢次

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曰次上陵西都舊有上

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祭惠賜曰凡與外

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書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

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史徇奴侍子凡九等鍾鳴

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

西向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

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

禮樂閔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

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

禮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祭

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

神靈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并時人但日

陵功此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

者不知先帝用心調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

月日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

其違古不崇祭之義臣昭以為然

酌上陵禮亦如之諸侯助祭首金

舉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

又如對者本謂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

計吏曰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

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

為徒從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

今其儀像祭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

不可謂得聞此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

百靈視而陵而朝焉尚書陞西階拜神坐天子

下後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

見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又在園

以示孝者甚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

復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

宜分長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

文帝所加以正月曰行酒八月成各酌酒固合

受之人賜食邑九真突阻日南者用犀角長

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

苦青製各下以當金漢書儀曰皇帝竹

兩角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酌少府

取本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祖以

耐車駕父轡牛以絳衣之皇帝親視牲以鑑燧

取本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祖以

沃牛右肩手執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承

中待上熟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汗染

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汗穢 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

紉而齋地巨下皆百日後乃齋如 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旦

事非奉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交牲其儀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 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

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巨據皆以 高祖廟如禮謁禮禮曰成王冠周公使

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依近於義高於且帝之生禮以承奉天之嘉福欽奉仲春之吉辰元服年遠中篇之幼志藝績文武之就德肅勳高獻帝傳曰與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門五綬及符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也 王公巨下初加進賢而已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

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 兼侍中假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周禮展牲于實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哺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

祝令統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 祭牲人到後舉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膺太

未盡八刻初納于實與官注曰納享納牲 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 進熟獻太祝送庖皆就燎位宰

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

社稷六宗夕牲皆巨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

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問帥 三公九卿躬耕帝藉庶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 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

祠先農已享日左傳曰鄭人藉稻杜預注曰藉稻履行之辭綜注二京賦曰為天神借民 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于宮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 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置也三曰開之 子孫躬知稼穡也

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巨

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 童句曰甲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 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末周禮二耜為耦一耜之伐廣尺 深八伐養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 以九為數伐皆三

力田種各擾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 開藉田服躬耕以給宗廟養蠶應劭 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信 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苴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鄭人藉稻

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置也三曰開之

子孫躬知稼穡也

之難難無違也

次耕

以九為數伐皆三

力田種各擾訖有司告事畢

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情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鄙人藉藉其君自出，藉藉而行之，謂曰藉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書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泰盛。皇帝躬耒耜而耕，古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義黍稷，穠稂，早也。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例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邊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禮也。

仲春之月立高禩祠于城南，祀后土，特牲。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也。昔必立郊禩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禩，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綳以弓矢于郊。禩，前郊也。注：云弗之言祇也。禩，祀上帝于郊，禩以祇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禩也。禩，祀也。古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字孔，帝茲發重其主，曰：是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禩，而生契焉。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禩，禩也。禩以高禩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矢，尚使得男也。禩，禩也。簡狄在臺，禩何宜玄鳥，致帝女何嘉，主也。曰：言簡狄得帝禩於臺，上有飛燕，墜其卵，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禩，祀曰後土，以為禩官，禩神而立其祠。虛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講了於高禩之禩，禩明禩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禩。禩為古者有媿氏之官，因以為神。晉元康中，高禩壇上石，破，禩祠出，何經，禩祠土莫知，博士束皙答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禩之祠。高禩若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孝經：後神契曰：尊三

老者父象也。馮者奉几安車，輦輪供養執事。五更，龍以度辰。禮記：天子親執飯，饗之。五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輦，輪滿裏輪，供養三老。車中天子親執飯，饗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于老更事，或休者也。各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輦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自百妻男女，完具臣昭，按桓榮五更，後除尼子二人，補四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天子皮，郡縣道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茲意曰：五更長老之稱也。

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儀禮曰：甸取野人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木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侯自自乘，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重正舞，嚴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立之禮。凡鄉飲酒，必於民衆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也。如知服與禮，其服皮應劭曰：漢家郡縣官，明祭祀者，條上禮而行之。樂將生，樂邊相皆如土制。

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請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制人人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

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申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也。

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也。

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

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酌祝鯁在前祝饘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饗養老之珍具遂登味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其謝禮廟養之詩也五更南

面公進供禮亦如之燕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成云三老答天子拜遣王莽之亂去度歲老所以敬事父之道也若各拜是使天下各子拜也詔從鈞漢漢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其

親之故各子拜上見其國君亦各拜是皆不得視簡于也康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典從鈞議明日皆詣闕謝恩言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

後輩之深得其意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前殿飲饌既畢安德化木流洽者以其禮樂木貝

舉下世所誦說而庶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嘗如為山木成實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籩子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輿青羽蓋駕馬龍旛

武備陽令亦引亦下乘萬騎車府令設副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其皆乘其官車

帶夫木官級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黃龍林騎或西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就法御史在

前後亦有金銀黃鐵立將導率上盤宮下三益下副節畢還宮月令曰祭祠先禮禮曰少

婦人無觀黃谷水對稱四月天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祠先禮禮曰少

五月任采桑壇之東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絮

絮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絮之矣謂之祓也風俗通曰周禮夕坐歲時

勅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世為祓禊

賦曰垂咸之徒東火所福則亦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一女二日中並不育俗

以為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禱自絮濯謂之祓祠引流行觴逐飲此小韓詩

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祓有兩水之上昭雅續禮記問章祓除不可漢書八月祓禊水亦斯義

也後之良史亦據為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具一女何足驚彼風俗稱

為世忌乎杜篤乃輔于侯公上督上富商用事伊雜權要黃本

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城也自魏不復用二日水宴者焉

禮儀志上第四

禮儀志中第五

立冬 黃郊
冬至 遣衛士
立春 立牛

請雨 立秋 臘 朝會

拜聖太子 拜王公 驅劉 大饗

後漢書五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

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

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

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婦除社稷其

旱也公卿官長曰次行雩

禮求雨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請過自責曰政不善而民失職其害至

崇與婦壽盛與苞首行與滌夫昌與使

童男女各八人舞而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謂雩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氣陰

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因其義也雖大

其拜請之而已故何如也夫小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

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

之朱絲而雩之為其不蒙此亦春秋之不復雩也也登天

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貴行其道而不忘

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廣陽益陰

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

租賜諸平者諸坐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

祭女獨擇寬大便處後布巾使無內丈

六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更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

注而已服處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

雩也雩為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

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

燕川老鳳的

後漢書

月立夏旱乃求雨雨而已後旱復重
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

閉諸陽衣阜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

有極後蚩尤與今父不得復上故下致
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也董仲舒云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
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坐聚蛇入日於邑東門
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柏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
魚八玄酒具清酒樽脯擇巫之潔清辯
口利辭者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
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
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樽脯再拜請雨幸大澍
奉牲齋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八丈
居中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
尺小值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
田畝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闕外之
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樽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
祝如初取二歲雄雞與二歲豚皆齋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
老豨猪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豚猪聞彼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
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潰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醴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
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毋舉十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下衛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
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繪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樽脯祝齋三日服亦衣拜跪
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赤人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為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
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尚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闕
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亦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豚
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
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密毋舉土功聚平市旁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繪五其
神后稷祭之以母餼五玄酒具清酒樽脯令各為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為大黃
龍一長五丈居中又為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
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闕外溝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
他皆如前秋暴坐阜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

曰繪九其神太昊祭之制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樽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
丈居中又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鰲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
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
助之家人祠并勿進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繪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
六玄酒具清酒樽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又為小
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制亦齋三日
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
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上龍吹
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諱問求雨所以為上龍向也曰立土人舞僮二僧七日一變
龍見者輒有風雨興也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

如故事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暉之事鄭玄曰聖赤草桑糾反拘朱索社伐朱鼓
漢舊儀曰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索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于寶曰朱絲
繫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廟
退自攻也此聖人獻勝之法也

禱賽巨少牢如禮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米
入市南古今注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
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
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

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字漢儀曰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與此異也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為某丁字漢儀有夏勳案云一節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鳩臨勳為司徒曰朕承天序

於咸實惟秉順之功多誠勳惟指古建國下位為勳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曰璽印

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下即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

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

皇帝為公典皆冠謝也臣昭曰漢立皇后國體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

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儀秋宮未定禮儀依典草表仍開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

其令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儀秋宮未定禮儀依典草表仍開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

臣亞臣旭臣乘臣房臣諫臣詣愚聞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

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齊體俱奉天地祇承宗廟尊臨天下故有孝與股妾任母

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職位宋貴人秉淑後之尊禮山河之儀威容照耀禮冠後

庭羣寮所咨念曰宜哉小之著龜卦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絛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常卿使持節

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填中節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

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而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

秋西向宗正讀策又單皇后拜稱臣妾畢位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尚書御史長跪

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嬪好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

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舉臣以次出后即位大穆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亦絛玉璽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曰朱索連

葦菜糲牟朴蠶鍾呂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曰施門

戶代曰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莖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備曰此等有叢呂氏春秋曰為始得

伊尹破之於廟薰以葦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于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入之子孫蕃植不失其類有如葦葦者交易陰影代與者也殷人水德曰

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曰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

用之故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曰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

耶舍魏除之也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

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

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已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已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已鹿麋月令曰天子乃薦物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戰事也四時開習以教無幸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

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已賜武官武官各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四執全吾諸校尉各三十四武官倍於文官武

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月令孟冬講武習武御所力虛植注曰角力如虞家乘之引闕踴躍之屬也今月令季秋三令乃教田獵以習五成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開陣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旌致民不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鼙軍將執晉鼓帥執提旅帥執鞀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鑼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故春教旅以蒐田夏教交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

秋大農以持田春夏亦自取備供事而已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備斷曰楚行校獵通公卿以下陳雜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天子下車公卿視儀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禮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自司奏四時講武於農壇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孟冬未假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立春遣使者齋束帛已賜文官漢官各司徒司空帛四十四九卿十五匹古今注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

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衣絳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腰臘而心繫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富新始殺食一編腰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弓玉杖舖之糜粥

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弓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

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

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月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阜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
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
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

所生也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典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是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

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下故大寒也

吹黃鍾之律間等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

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

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

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

士即坐于端門左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

為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

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

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曰聽之太史

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曰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

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願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

正德立命八能士曰呂次行事問音呂等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

為闕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竝作二十五闕皆音呂等樂叶闕

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鐘聲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字者當知字擊磬者當知磬聲者當知琴故八

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聲擊磬者以知民事鍾

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純實之律應君道不則則鍾音不調則黃鍾純實之律

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族之律應臣道不則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吏則之律應君音調

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等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

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

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質主裝音調主以法質臣器音
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禮及四聲八能之上常以日冬
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樂以成天文作樂以成地理
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
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襲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

太史令各板書封曰阜囊送西陲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

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曰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

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入能士詣太官受

賜陞者曰次罷曰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應鹿角解故衰兵畏身欲幸志欲靜故不聽事迎

送凡田獵者歲終大祭縱走民宴飲非迎本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設以物案鍾以止衆故使漏盡鼓鳴而起書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曰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夫生於黃盛

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亦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明冬去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非典

也先臘一日大雊謂之逐疫漢舊儀曰嶺南氏自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

蠅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滌度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

黃門子弟年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百二十人爲侏子皆赤幘阜製

執大叢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上鼓鼓且射之以奔九丘方相氏

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

行之冗從僕射將之曰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

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

令奏曰侏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侏子和曰甲作食凶脾胃

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

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

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

賦曰指魑魅斯猶狂斬委蛇腦方良因研父於清冷弱女魑於神道幾變魑與罔象結伴而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猶狂惡鬼秀蛇大如車轂方良菖蒲神研父女魑皆早鬼惡水故因弱

於水中使不能爲害變魑罔象木石之怪變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路曰木石山怪也變一足越人謂之山獾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

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羶羶蒼曰猶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儼呼周徧前後

省二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東賦曰燭火馳而星流遂亦授於四向注曰燭火

合三行從東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集雜

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爲三部更送百官官府各

巨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備葦茭畢執事陞者罷

中有度朔山上有桃樹蟠屈三千里具平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一神人曰神荼一曰鬱備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儺除鬼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備持葦索以御凶鬼

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備兄弟二人性剛勇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上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人虎者賜物百獸之長能擊食野食

侯云漢官各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梗木一百斤特侯十五萬卿十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各五千郎

官關臺令史二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共二千以為當祠門戶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郡郡縣城外丑地巨送大寒

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昏建丑

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產之日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

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巨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

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巨角抵樂闋罷遣勸巨農桑

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各有注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贊公

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巨下雉

獻帝起居注曰舊典

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

百官賀正月

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贊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

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

象蓋以桐事不以貨故禮庶羞不論牲寡亦不論祭服輕車之宜也

二千石巨上上

殿稱萬歲

祭也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典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舉觴御坐前

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祭贖儀曰正月日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

禮節謂劉劭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計史中庭北

而少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射林狐弓振矢辟穢左右戎頭偏脛

啓而向後生台中郎將任東西羽林虎賁將任東北五官將任中央悉坐就賜各九賓徹樂舍利

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敷水化為魚龍舞水作壽部日軍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以兩人絲繩繫兩柱中頭相去數丈兩偶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

切屑不傾又蹋局出身縱形於中鐘磬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客萬人階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殿之好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帶以赤纒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假師去宮四十三里羣來雀五闕德陽其上懸雜與天連羅陽宮闕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泰之月元年歲

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命以其類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者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虞燮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觀萬上帝周官書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奏息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和是聽食與樂王制謂天下食舉以樂周官大司馬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郊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考樂所謂格風易俗鼓蕤於樂禮記曰博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備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言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

儀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後漢書五

禮儀志下第六

人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

後漢書六

梁劉昭注補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

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聞太尉告請南郊司徒

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竝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

還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

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官府各警北軍五

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

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

女執事黃繅緹繒金縷玉押如故事

飯哈珠玉如禮

樂冰如禮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禮志中第五

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

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鵠刻篆書第一竹使符到皆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此竹使符到皆

伏哭盡哀漢書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令會為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

東園祕器表裏洞亦虞文畫日月烏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

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

虎賁戟屯殿端門階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

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西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

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而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

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

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曰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

宗室婦女呂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

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

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則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曰璜外有捷處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

為開渠為珪以璧琮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璜也以紉穿聯六玉滿掌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璜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

明神之也疏璧除者通於天也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

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莫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

如儀三公奏尚書願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

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

階當板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曰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

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呂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

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

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巾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輜車介士三公太

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

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

日皆且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

史曰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

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

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巨木

曰草席巾門喪帳皆巨篋車皆去鋪轆

太僕四輪轉為賓車大練為屋帳中

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

從帳曰覆坊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

四馬先驅

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

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

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

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

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

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

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

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踐也

文帝遺詔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轉畢罷非旦夕臨時禁

也凡二十七日而葬

部刺史二千

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

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巨木

曰草席巾門喪帳皆巨篋車皆去鋪轆

太僕四輪轉為賓車大練為屋帳中

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

從帳曰覆坊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

四馬先驅

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

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

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

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

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

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

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

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
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
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書漏上
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曰系參
繆紉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曰下子弟凡三
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
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
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
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
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
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
禮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

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

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

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竹書之書中

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

簠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多曰簠益種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

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醢一醢一屑鄭玄注屑黍飴載

巨木桁覆巨疏布鯁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巨木桁覆巨功布瓦

鏡一彤矢四軒輜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撒矢一乘骨鐵短衛

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匱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

無虞罇四無虞禮記曰有罇罇而無虞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罇罇而無虞

壘一簫四笙一簏一祝一敵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禮記曰

壘一簫四笙一簏一祝一敵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禮記曰

而不平年星
于戈各一筭一甲一冑
既又謂之役器
鄭玄曰冑矢能輓車九乘芻靈三

十六匹
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
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甗二瓦釜二瓦甗一瓦鼎十二容五

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

升瓦飯漿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

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可

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

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曰紫巾廣袤

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

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杖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

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

畢皇帝促就位
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每日三公入安梓宮
上欲下見前叩頭曰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
不以義制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竝輦騎皆從容衣帳下

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已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

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已下皆去

羸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

耐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廟三日小斂室中闕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
置廟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于香祭之廟中已葬收土為木兩藏廟太室中西牆壁
垣中墜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
寸圍九寸在皇帝左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
安祠廟作神主東闕祕器竹符宮室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

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驛大紅服小

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醪小紅服織醪織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

千石已下皆服留黃冠有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已

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右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
附之後焉光武原陵山方三

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
五步帝王世起曰存臨平高之
八丈無周垣繞行馬四出司馬門
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起曰存臨平高之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

光武原陵山方三

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

五步帝王世起曰存臨平高之

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更舍在殿北提封
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二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
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更舍在殿北提
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熹帝康陵山周二
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更舍在殿北提封
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
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更舍在殿北提封
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
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更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
頃十九畝二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慎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
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司馬門更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
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園寺更舍
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殿為廟園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
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二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獻帝顯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
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湖城西北去湖城山行十一里斜行七
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百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祭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
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畧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
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聖靈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
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若燒取玉押金鑲骸骨并蓋是焚如之謂也豈不
重痛哉禍由厚葬持樹桑者為戒戒不亦明乎臣昭案漢帝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
下冢墓及其珍寶中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合璣焉呂氏春秋畧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將
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

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
無動莫如無利藏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為寇之變豈不
惑哉民之於利也已白忍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為利其厚
固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幾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
能止也且死者猶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
斥隴真高若山陵樹之若林幾或設闕庭都已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惑矣夫凡死者
其親為世猶一職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固不相當矣
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
以自表此何其被哉自古及今未有不自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
則齊荆燕齊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
不掘也而猶皆爭為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教子兒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
憚謀未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後食智巧窮賈則合黨運象而謀名丘人墓上曾不能
崇此有葬白表之禍也昔堯葬於林通樹之葬葬記亦不變肆焉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
為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所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
亡而東家掘齊木亡而非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
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璣璠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為無窮慮
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呂特牲告諡于祖廟如儀長樂大僕少
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百官皆詣黃門吹二通鳴鑼鼓天子舉哀侍史官三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下殿
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前太后魂車轡馬路青羽蓋駟馬龍旛流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

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國葬儀
後和嘉邠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

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
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
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巨篋寄藏宮殿後

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柳銀縷大貴人長
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
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

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曰下坎侯漆一令漢儀曰孝
盡帝葬其貴人

贈步搖亦絨葬青羽蓋駟馬極下殿女侍史一百
人若素衣挽歌引木下就中黃門若者引出宮門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

郡國二千石六百石曰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曰

上達大斂皆曰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

禮免經去杖不敢曰戚凶服當尊者

前書賈山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降其
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

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大斂而不飲酒食肉水芹不舉樂
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止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
而令聞不忘也當起居泣曰太尉實亮堂皇太子妃之文又太保也自有
司奏按漢元明二帝親臨御殿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祭案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曰下

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曰蓋龍首魚尾華布

繡纁上周交絡前後垂氣畫帷袋中二千石曰上有輜左龍右虎

朱鳥玄武公侯曰上加倚鹿伏熊于石曰下緇布蓋牆魚龍首尾

而已二百石黃綬曰下至于處士皆曰尊席為繡蓋其正妃夫人

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諡天子使者

贈璧帛載日命諡如禮下陵羣臣醢廕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

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禮記卷下第六

禮記卷下第六

後漢書

祭祀志上第七

九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後漢書七

梁劉昭注補

祭祀之道自生民已來則有之矣豺獾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獾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已來王公所為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已來所修用者已為祭祀志

湖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仰色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係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

祭告

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已祖配天地共犢

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郊陽位祀地於北陰義國丘象天方澤川地國方因體南北從位備燎汁氣燔即就類牲欲藹美味尚清玄器成匱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

禮于六宗望秩山川宜於群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船耳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族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定此配地陰陽之別以百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皆不肯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祀安南北郊各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滂汗阜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期序於是定郊祀也

能甘泉河東祀上帝壇闊八版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
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
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
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西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堂之外廣
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
步列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列望外
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
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上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木壇去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
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三丈有闕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徑九步
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列望外徑三十
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外徑二十五步壇
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列望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列望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
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了
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編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其牢而食太祖高皇
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
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陰天地用牲二其文曰皇天上
播燎瘳用牲一先相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粢

帝后土神祇瞻頷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

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

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

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

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

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

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未之地

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壇重營皆紫白

像紫宮有四通道曰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

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陸五十八齋合四百

六十四齋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齋合三百六十齋中營四門門五
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二十二神
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

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卽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

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

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

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曰為漢

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巨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

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杜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雒

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尚奢高元之論是以

去土中之京師執關內之遠郡除肉刑之重律用足銷之暫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

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崇水漢祀其業特起不因緣堯也遠於漢民不曉

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論后擬近於國民戶知之也據以典基由其神本與漢世無異

帝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本便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得臣會祭

觀乃殲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期當專用祖法之故文章世習

郊舊制以解入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司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

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

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惟高皇帝祭天居堂下

西向紺帷帳紺席狗命決曰白

至者無主不止

自內出者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二頭白帝

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

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日

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

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

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堯尊率一席

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醜既送神續俎

壇南巴地

周禮凡以神位

以神鬼神祇之居辨其各物鄭玄曰西園也居謂也也天

圖天神人鬼地祇之中者謂有祭案與其居向春練說祀

祀之禮曰備饗掃地祭牲餼菜或象

天謂雄羊犀角倉具黍稷布席和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與

帝坐神祭宗廟序昭

於亦句以虛危則祭天曰百祭北極祭地方澤東曰祀

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服虔注漢書曰

封者增天之高

輪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

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

拜中神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自上於泰山為禪而祭也禮

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曰封

泰山告太平升中神之氣於天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言

曰自古帝王母世之隆未嘗不封禪

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歷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

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

定群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自天所同宜

詔書曰卽位三十年百

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

代之編錄

莊子曰易姓而土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墻勒石凡于八百餘處詳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

故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桓公欲封管仲非之

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

言二月上幸魯

漢記今日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緇纁五尺綱用

給祠具及行沈祠作川水先驅後過泰山告太守曰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

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

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節事之漸不祭配林

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大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行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各受泰山廟在博縣俗通曰博縣上月祀岱宗各曰合東十一月朔禮正月朔東

太守漢書親自執事許膺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二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

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

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維識文言九世封禪事

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東觀書曰群臣奏言岱宗告成爲民報德百子所司陛下無懼

三十六事備奏左惟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俗獻之正禮奉圖神之明文以初孝武帝欲

求神僊巨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

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召方士言作封禪器巨示群儒多言不合

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二月上東上泰山

石立之泰山顛

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

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

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廢統未絕繫也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典武王因父

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

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照下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

海內治平矣秋祭義功德益於高宗官王官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大常祭儀制

詔曰許者小白欲封與吾難之季氏欲族仲尼非爲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

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以信通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

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

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
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
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呂水銀和金呂爲
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
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
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附
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
壇三丈呂上呂刻書上呂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
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千岱宗吳范甯曰巡
其精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呂爲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呂爲
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
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呂明天意遂

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呂印工不能刻

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

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馬正月二十八日發神陽宮二

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請孔氏宅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
首郎將先上山三峯行還蓋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
庭中諸卿後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雖中小侯齋城外汶水
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
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周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
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
膠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總是朝上山騎
行往道道峻峭不騎步牽馬半步半騎日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
望天門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竇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
朽几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頂復蘇亦類
酒肺處處有泉水目觀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
傍山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百雲中既視巖谷倏倏不可見
文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空虛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積其羊腸遠遂名曰環道往往有
繩索可掛而登也兩從者扶掖而入相尋後入見前人腰底前人見後人頂如書重累人矣所謂
懸石門天之神也切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襟襟嚙地不避淫
露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離食上脯後到天門都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有孔
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名處人蘇嘉名進東上一里餘得水甲水甲者武帝時神也東
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方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

所有兩陞人不得從上定東陞上堂工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而有闕廟
壇再拜諸人多置於物壇下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謂所謂解梨酸棗狼藉散處故百帝
身具遺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各
口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泰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
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蟲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初人日入下去行數
現日暮時頗兩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二十有二年

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始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

故為五嶽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

之長耳班于群神孔安國曰群神謂丘陵墳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

大夫伯子男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仕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

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曾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

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

命岱宗誠善川之茲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

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

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籍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

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維

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德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

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尊茲竭行封岱清河雒命后

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避舜庶後裔握機王莽呂舅后

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呂

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

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

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呂匹庶受命

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日申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

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

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

律也度丈尺量 修五禮 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 五玉 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玉璧也 三帛 孔安國曰諸侯世子

黃范甯曰玄纁黃二孤所執 二牲 范甯曰羔雁也 一死 雜也士 贊 范甯曰總謂上所執之以為贊者也

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二十有二年年六十一乾乾日昃不敢

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

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

陰曰承靈瑞曰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

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

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曰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

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于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封禪儀曰中駕十九日之山虞

雲氣成宮闕百官竝昇之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

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 封禪儀曰及祭也日高二丈所備燎 諸王

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自官各以次上即儲

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曰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

山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 封禪儀曰國家

山至中觀休 日中後到山上更衣 封禪儀曰須臾 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

臣曰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 封禪儀曰國家堂上 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

臣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 封禪儀曰璽騎三十 尚書令

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曰五寸印封石檢 封禪儀曰以全為繩以石

事畢皇帝再拜群臣稱萬歲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勅山谷有氣

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 封禪儀曰封畢有頂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歎

知也 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 封禪儀曰封畢有頂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歎

應和者騰不能已口不能收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以履石下明日早

太醫令復遊明居國家云升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踰道必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華萼巽雨如今上直下紫祭封登清晏溫神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舉登春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姓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曰

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咸曰除地為禪後改環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

元年復博奉高羸勿出元年租芻橐曰吉日刻玉牒書前藏金匱

重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曰特告至高廟虞翻曰諸格于燕祖用特太尉奉匱曰

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巨墟萬物生遂則官

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明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大地為本諸侯連疆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宰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儀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况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末之物不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它崇其壇場謂之封明其代典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易歸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曰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或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籍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也若夫金匱玉牒升天

地之性也

祭祀志中第八

北郊 明堂 辟雍 廣堂 迎氣 曾祀 六宗 老子

後漢書八

梁劉昭注補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面九筵南面七筵堂崇

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季經授神契曰明堂上開下方八室四達
布政之宮在國之陽爰于春秋曰明宮之制下之溫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土不鏤
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八帝欲曰明堂冬高旁
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而水水圍宮垣為
復道上有機從西南入名曰昆崙以神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于如帶圖從西曰天謂明故命
曰明堂上開法天下方法地入室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
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鞠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應
也室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應麟官譜曰是古昔清廟茅屋廟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
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茨 辟雍 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言德化也辟者象望圓以法天
之四知也其上不志方也 辟雍 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
道德雍之為言奉也奉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
泮宮外園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則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事
文嘉曰禮天下重室所以觀天人之際於陽之會也探星度之驗微六氣
因象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倉
稷壽天子得重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
暑暑之災陸澤山陵承
靈臺未用事
記候節也 曰靈臺恭惟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
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
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
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

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
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陞醜
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
海四瀆共牛一頭群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
壇北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宗經云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千故異其處避后復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

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選西面性各一犢奏樂

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巨望雲物社頂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迎時氣五郊

之兆自永平中巨禮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

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寺立春之日迎

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

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呂下緣各有差立夏之日

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

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

邑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釋義曰漢有雲翹有命

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有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

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呂一特

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圍射牲呂祭宗廟名曰龜劉詒在

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

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蘇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

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龍八乘旋尚

音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

是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龍七乘旋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

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

九等白龍九乘旋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

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龍六乘旋尚黑田車載甲

儀禮曰助天誅唱之以列舞之以千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

群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嚮仰也山林

川各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菑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季文十二年令

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寧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英民請不立乎後采百神及

河橋版有年報功不私幸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

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葬祭

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

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

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群臣因行郡國幸魯祠

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有魯城中帝

東觀書曰祠禮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

臺十二門作詩各召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召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

中為上下四方之宗召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

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

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

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分陰天地亦

禮六宗季成之時匡衡奏方南正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

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

臚臘雒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從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

今世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

地不載非地不生非其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

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助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禮宗

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與欲達其美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神以

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為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亥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後其天
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
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又曰
龍見而雩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雲霜之災非夫祭
之所禱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於學耆未盡論也且類于上帝即禮
天也望於山川祭所及也秦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河神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獸山
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然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
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龍雩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與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
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司馬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璽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璣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
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群神族族而無廢百禮備修而不遺於理
焉通幽州秀才張璧又上疏曰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
將出類于上帝宜於社造三廟巡行四方親諸侯歸格於廟用特牲也亦曰肆于上帝禮于
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群神班于群后肆親東后以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行一歲以周禮乃
歸格於廟用特牲以高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
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
尊卑失序若俱類于上帝不禋祖廟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
政必本於大教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典作降於五祀
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
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
於廟而百禮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
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者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群神耳故禮
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廟禘受終文祖之廟祭歲幾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

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群神之禮巡待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祭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禮於
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禮之言煙也三祭皆積崇而實社體焉
以并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者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神祀皆天神也日月星
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
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上星不謂備其第
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並舉二星既不係於祭其同是隨事
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祭六
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則無
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正康成見宗是
多附焉蓋各爾志直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微莫大天地地廣而首敬久彌
益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為六又不通禮更成疑味
事處焉所辨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蓋日月星
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也禮記
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禮記
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
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臨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
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禘燔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類者積禘
禘祭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箬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
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

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爲壇飾淳金鉞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祭祀志中第八終

魏山老鳳節
臣等謹案

祭祀志下第九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 迎春

范曄

後漢書志九

梁劉昭注補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

漢書曰故高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祫

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曰正

月夏曰四月秋曰七月冬曰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

廟雒陽祀父南頓君曰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

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

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

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宜皇帝曰孫後祖爲父立廟於奉

明曰皇考廟獨群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

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入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

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曰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

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

曰呂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

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園

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堂陵南陽

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季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四時祭

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

君自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冊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

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冊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

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

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凡昭穆又南而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

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西穆禘之為言諦諦誕昭穆

尊卑之義呂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呂冬

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呂時定

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呂合祭高廟為常後呂三年冬祫五年

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

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漢書曰宗廟一年大祫

高廟者壇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而帳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

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凡黃金鉤器高居右坐亦繡帳却六寸白銀鉤器每半中分之左辨

上帝右辨上后祖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祖子為昭孫為穆昭西而曲屏厭穆東而皆曲

凡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專皇帝人北門辟臣陪者皆舉手班降抑首

伏大鴻臚大行今九儀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臨侍中以中奉禪酒從帝進拜謁贊贊曰詞曾

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知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而坐坐

大武系毛剛鬚商祭明視其真偽普渾賦饗豐本明葵醴用薦酌事於恭壇皇后尚幸殿辭賜

皇帝高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祿
行田得壽萬年介爾景福俾爾民勿替引之入常再拜太牢左辨以效皇帝 光武皇帝

崩明帝即位曰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祭器表

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
自魏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試宜具錄本事迹武乙木元和丙寅詔書下宗
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祭器人倫
皇帝受命誅篡元元各得其所高國咸熙作武德之舞李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
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
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典興撥亂反正武德揚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
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六千武功盛大歌所以誦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
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曲舞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
武功振旅給口有帝莫出德合作樂多與虞帝禹夏湯濶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
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以他故發政帝廟一章也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
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前修三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武曲廟八節之數十月祭
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道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祖肅雍顯濟後又魏冀乘文之成
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日 聖泰山章明圖識放唐之文休矣惟德閣射協同本支百世永
存厥功詔書曰驍騎將軍 臣云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
常明帝臨終遺詔遵 際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季章即位
不敢違旨更衣有小 列上尊號曰顯宗朝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

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初即位賜東下宮王舍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

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念以為難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象配功德宗廟中朕功
無知寢廟憂懼先帝每有者建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
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首多謬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息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
季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合食於世祖廟如季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
始五行之舞若上言昔者季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季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合食於高廟昭德
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季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
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竊謂廟堂之論誠
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當至謙之意與歸美于前代之臣故不敢隱其意請披露腹
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聞門實干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用措之時
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朕朕百良庶事舉康臣欽仰聖化嘉美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
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合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
見禮廟前視几筵賜抄小子不離敬儀無所承承愛石旁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
奏明聖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若上言文武宜 明應皇后宜配季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
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祀武又曰不忘不忘率由 昌言 明應皇后宜配季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
而後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
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
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曰竇
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廟

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呂尚嬰孫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呂清河季王子卽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季王曰季德皇母曰季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呂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呂自建武呂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呂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卽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

東觀漢記曰有司奏言季順皇帝弘乘聖哲龍興統業精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安宜恩以極躬自非薄以崇玄默遺詔約領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望陵損陝不起寢廟遵履前制微物慎終有始有辛季經曰爰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歲上祭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落布矣可 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呂彊帝故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分分祭之桓帝呂河間季王孫蠡吾侯卽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呂河間季王曾孫解續侯卽位亦

追尊祖考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

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俸故

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决疑要注曰靈廟主職廟外戶之外西廟之中有百函名曰宗師函中有有司以盛主親蓋則廟殿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世為祀禮備四時祭之二世為增三世為單四世為鬼給乃祭之有禘亦祭之始于始祖之廟則迎主出陳于壇單而祭之事立遷祿故宜迎送 靈帝崩獻帝卽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呂

和帝呂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

皆奏毀之

袁山松書載世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位世碑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遷費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休典禮李文學武孝官皆以功德後漢為宗不戰左官尊崇李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季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下寺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處正重順不敢私其若此其宜也後遭上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原廟稱世祖季明皇

帝聖聰聰明政參文官廟稱顯宗季章皇帝至季恭宗仁恩陳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費權移臣下嗣帝廢勤各敬崇崇至親而已臣下儒弱莫能執復侯之責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示帝世在第八光武世任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季朝尊亦不放毀季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齊去五年而再廢給食于太祖以復先典議遂施行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呂為

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呂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呂藏主呂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呂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呂來關西諸陵呂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呂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書志曰宗廟設設漢末則家人帶班固錄漢書乃置華賢傳末世以問胡廣廣以類相從臣曰國史助平科史著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安祭舉天下而從焉廢祀養生費散國畜後王疎戚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尤不先宗廟誠如廣論去仙道未成易因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

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皆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淮柏西社九里惟菜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土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土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融曰列爲五官直行之各年自不專土陰氣當氣地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土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利爲五祀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

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各耳

方壇

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首以白茅各取其

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上灌與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一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一

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祇爲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

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

秋夏乃熟歷四時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官能備陰陽穀之貴者平九土故祀呂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呂上祀呂爲稷至殷呂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

爲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

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備敬

五穀衆多不可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多故稷爲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

率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為天下
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
社為京師報功也孔竈曰周祀二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二社一稷至景郡縣置社稷太守令
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繁矣

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曰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

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繁後荀或問仲長統以

今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敬不敬對退熱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漢思薄者所宜
輿論重復亦以郭君難事有先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更有經綸之義
際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其先難而後易
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除其止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祀說有違錯
也答曰今記之言社楓與郊連體有本木稱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稷以
降命命降於社之謂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
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祇之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
家注中書國上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禮食者也夫以為句龍無乃失禮雖曰信如此所
言主尊故以為首在于上宗伯之職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及先人而後
地上文如此至于何以隔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戾若體數自土求之次言之
耳豈足據使使人鬼之制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擯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
非其本意也來祀言社土而去句龍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及獨不謂之祀
食于祭法曰國人禘嘗郊饗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謂之不祭人乎備禮傳者
則更上獨據祀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雖曰再特十郊十首后稷
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
以宗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設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

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告所云當言載地土於高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
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之不可棄苟免
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
重據經傳庶無答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皆土於天為卑緣人
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
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昌其名稱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
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
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上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
之郊祀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
四官備班班同此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今土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各五卿之
與家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初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
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就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豈句龍為土配比其輕
重何謂為其經有條細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謂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瞻前
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巧不得已也郊特牲之正此之謂也

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雷也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今天下立靈星

祠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曰后稷又配食星也舊

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神祀用壬辰

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今長侍祠禮儀

歲再禱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

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籩之形象其功也古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

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曰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曰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曰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曰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曰來迄今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曰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曰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命舜臣於塗山執玉帛者為國故已質不同周方異等因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璜各有其玉而云木

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曰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

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川中於天者也易姓則

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曰祭而

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

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

道實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將無事於檢封之

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五帝五德金木水火土且唯封為改代故

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謂改封世祖因季武故封實繼

祖宗之道也而漢松岡爭曰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

松卒被誅死雖非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曰能大顯於

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遂天下教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

告師大流以相感著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

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所難言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
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禮志下第九終

後漢書

後漢書

天文志上第十

王莽三 光武十二

後漢書十

梁劉昭注補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
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 聖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
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工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
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八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

星經曰
歲星主

泰山徐州青州兗州於武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新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
益州辰星主析山黃州幽州并州歲星主角亢辰心尾箕參熒主與鬼柳七星張翼轸星主
泉井太白主奎婁胃昂畢角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室壁璇熒蒼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
地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方丁日候之甲子為庚子為亥子為庚子為亥子為庚子為亥子
子為庚子為亥子為庚子為亥子為庚子為亥子為庚子為亥子為庚子為亥子為庚子為亥子
將洞辛亥為廣陵亥亥為建昌凡七郡第一星主世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為魏郡勃海丙戌
為安平戌戌為鉅鹿河間戌戌為清河趙國辛戌為相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
之乙卯為南陽巳卯為雲陵辛卯為襄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
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濮陽丙辰為濟北戊辰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
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陽巳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

癸巳為九江凡六郡第... 星為豫州常以五年日候之甲午為穎州壬午為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菟丙寅為遼東遼西為五原雁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上黨凡八郡熒熒王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各焉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愆至於書契之興五帝

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闢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

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

尚書曰帝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熒美玉也熒衡王若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熒察天文齊七政也夏有昆吾湯則巫

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之唐茂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

申夫或云石申父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曰佐時政步變擿

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觀成敗之勢秦燔詩書曰愚百姓六經

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彗字大

角大角曰亡有大星與小星鬪於宮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興景

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曰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作天

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曰參

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謝沈書曰蔡邕極

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元年迄孝獻帝建安

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表象之應曰顯天戒

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具辰確之不全官載以備其

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淵是為正儀曰人考之而幽清玄靜寂寞冥冥不可為象賦中惟靈氣外推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渾渾渾渾道之來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地并氣可色渾池不分故道志之言云行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趨連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為渾渾渾渾道之幹也道幹既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則參始分清濁界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聖德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狀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精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起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尺之明是薄已將覆其數用重鈞收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幾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義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辨道中其可觀者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運故天運左行

有驗於物則人氣左蠢形左線也天以陽退地以陰浮是故天致其動寒氣舒光地致其靜水施
候明天以順動不失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合承天清
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地主質者曰地而已至冬莫若水
水精為濃漢用于天而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宜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
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道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帛天市有坐蒼
龍連蟻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固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蛇魚
懸洞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者明莫大乎日月其德當天周七百
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為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
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者辨諸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
驅之以奔月將往故策之於有黃有黃黃之曰吉翻
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犬日譬猶火月譬猶
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而
蔽於地也是謂隔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甘
方於中天地同明則時開關遠自奪故望之若水
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
測之比十動變延占實司主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心
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有有二十四可
未存焉微星之數蓋前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
似珠九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宜其明及其衰神歇精竭
支離離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在回天
則留則留則逆則逆則迫於天也行遲者觀于東
與月此配合也攝提舉或地候見晨附于日也太白
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于次
一錯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是妖星之

然後吉凶宜則其詳可盡察也夫志曰言
然後言凶宜則其詳可盡察也夫志曰言
於是有隕星然則彗星之所墜至則石
首貴順也近天則差遠天則速行則稱屈
上東屬陽有速者觀于西觀于西屬陰日
不見於四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
日列可作使曰老子四星關的玉蓮尚各
有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
泰命不然何以應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
於是才有隕星然則彗星之所墜至則石
首貴順也近天則差遠天則速行則稱屈
上東屬陽有速者觀于西觀于西屬陰日
不見於四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
日列可作使曰老子四星關的玉蓮尚各

言慎者有三家一曰周禮二曰官夜三曰渾天官夜之學絕無師法而散數術且有考驗天狀多
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方八尺圓體之度而
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微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事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
無不書前志亦謂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及成書案略求深彌不
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請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普成四章非無狀投界有北及
咸兩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述武以來星
變彗孛占驗者
明者續其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

氣所生為亂兵星占曰其國內外用兵也其所孛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

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

殺或謂之彗星所孛除穢而布新也宋鈞詩鈔命曰曰彗五彗也若則下侯破天子若兵亦曰彗起強國恣黃胡女害也

種彗於后妃白則將軍連二年兵人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敗處處皆心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人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彗星出景公詰彗星使伯常為腰

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氣聚而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可覓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河晏子謂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足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尚應無德於國寧敢也則欲其深以廣也為彗則則欲其尚且六也或說如焉彗

深欲知化彗自是觀之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備何彗乎翠如晏子之言彗之彗彗如彗同張

為周地星孛於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楚是周楚地將有

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宇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衆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兵號曰百萬衆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群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曰示富彊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弓撞城爲雲車高十丈弓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曰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莽有覆敗之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

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名曰營頭行脈大赤也

是時光武

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發號呼聲動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澠水死者委積澠水爲之不流殺司徒王尋軍皆散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莽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范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羸而北入太微是八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爲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爲將軍皆曰虎爲號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爲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巳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斲法闢商人杜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曰更始入長安赤眉賊

立劉盆子為天子皆曰大兵入宮廷是其應也

光武 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日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才星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日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昂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曰月犯房天丁有憂四星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

孟康曰犯軒轅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漢史鎮星逆行與鬼女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才星是歲太白經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日犯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昂黃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曰月犯房天丁有憂四星之蟲多死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

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 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而而去為飛也 流星為

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延北斗魁主殺星從太

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殺 孟康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房夾辰火人與鬼過軫北

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舌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

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柳為周軫為秦蜀大流星出

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吳漢發南陽

卒三萬人乘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 臣昭曰述雖以白承黃而此述號為白帝於文繁大書例水通

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

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壻史典威虜將軍馮駿

拔江州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滅

宮破涪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

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所殺數萬

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曰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

者及如遺火分為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者兵將

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 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 巳未小星流百枚自上或西北或正北或

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氏畢則開為亢房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自上四面

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東北或四面

行皆小民移徙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

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納閭與軍下曲陽臨平呼沱已備胡

匈奴入河東中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

徙鴈門代郡上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已東已

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昂頭兩星八月辛酉水見東方翼分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先變

東井西行際降降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黃帝占曰災滅守輿鬼大人長一曰貴人當之車感曰水見翼多火災石氏曰為旱鄒蘭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昂炎長三丈韓彭占曰在昂大國起兵也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

宮韓陽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為兵起也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彗星為兵人除

穢昂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陰承及太守

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璽綬一曰昂

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欵呂事繫獄踰歲死營室天子之常

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室也是時郭皇

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人為皇后除宮

之象也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水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氏到

充二十一年七月辛酉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郝萌曰熒惑逆行氏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

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已

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羸而進也東井為

水衡水出之為大水是歲五月及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

殺人民白氣為喪有炎作彗彗所已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

藩除宮之象荆州星經曰彗在東井國大人死七十日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

半度十月巳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與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三日

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火星如粉紫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
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頭珠錢帛曰輿鬼者參之尸也狐射狼誤中參左肩舉尸之

東井治留尸輿鬼故曰天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屏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錢乘質者君貴
人曼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男子從北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倍價

惑入之為大喪軒轅為後宮七星周地客星居之為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辰月犯心後星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

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為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為使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天文志上第十終後漢書十一

天文志中第十一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 三 鷄一 順二十三 頁三後漢書十一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流星為外兵西南行為西南夷是時益州發兵擊姑復蠻夷太平

替滅陵斬首傳詣雒陽古今注曰閏九月辛未火在太微左執法星所光於相文十一

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火星黃帝星經曰出入井為人主一曰陽壽祿事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

五日去天船為水彗出之為大水是歲伊雒水溢到津城門壞伊

橋郡七縣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梗河為胡兵

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騎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雲中至原

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日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

陽貫索貴人之牢其十二日陵鄉侯梁松坐怨望懸飛書誹謗朝

廷下獄死漢子家屬徙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

流星出之女主憂其月癸卯

見七十五

從織女西行光照地織女天之真女

光烈皇后崩

古今注曰三月庚戌客星光氣二尺所在太微左執法南端門外凡

八年六月壬午長星出柳張

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

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柳

周地是歲多雨水郡十四傷稼

古今注曰十二

月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

長八尺歷建星至房南

古今注曰歷斗建

滅見至五十九日

郊請也曰客星舍房在右衛

牽牛主吳越房心為宋後

廣陵王荆與沈涼楚王英海

願忠各謀逆事覺皆自殺廣陵屬吳

彭城古宋地

古今注曰十年七月

八犯土星

十二年閏月丁亥火犯輿鬼

為大喪質星為大臣誅戮

其約曰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

其十二月楚土英與顏忠等

造作妖謀反事覺英自殺忠等皆伏

誅

古今注曰十一月客星出軒轅四十八日十二月戊午犯水星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

六十月在軒轅右角稍滅昴主邊兵

後一年漢遣奉車都尉顯親

侯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耿忠

開陽城門候秦彭太僕祭彤

將兵擊匈奴一曰軒轅右角為貴相

昴為獄事客星守之為大獄

是時考楚事未訖司徒虞延與楚王

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

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人

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

三年冬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歲星犯房

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

石氏星經曰歲

星守房良馬出殿古今注曰正月丁未月犯房

房右驂為貴

臣歲星犯之為見誅是後司徒邢穆

坐與阜陵王延交通知逆謀

自殺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畢為邊兵

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
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張
張周地為東郡太微天子廷

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皆屬張
彗星犯之為兵喪其八月壬子孝明

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

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

市長三尺所積行入牽牛

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

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

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

及攻蕞唐戒永昌太守王

走奔樸偷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言

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

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

延與子男魴世及大逆無道

得不誅廢為侯二月九日古今注曰甲申命入牛魁甲

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

為三滅十一月戊寅彗星出雙二度

長八九尺稍入紫宮中百六日稍滅流星過入紫宮皆大人忌後

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古今注曰五年二月戊辰水火具在參三月戊寅水水在東井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軒帳大如拳歷文

昌餘氣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滅黃帝星經曰水守東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却前曰歲星守參后當之熒惑守大人當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

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

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紫

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為大喪

後四年孝章皇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

有流星起參長四丈古今注曰大如拳起參東南有光色

黃白

古今注曰癸亥鎮在參又流星大如琥珀色赤起太微東井石氏曰鎮守參有十功非二月流星起天棊東北行三丈

所滅色青白壬申夜有流

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古今注曰戊午在參丙

辰流星起天津

古今注曰星大如琥珀色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

古今注曰色黃無光參為邊兵天棊為

兵太微天廷天津為水天將軍為兵流

星起之皆為兵其六月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

將軍鄧鴻出朔方竝進兵臨私渠北觀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
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

西海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古今注曰十一月壬申彗星在東非石氏曰天下水其天出流殺人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平咸曰辰守奎多水火災亦為旱古今注曰土在東井奎

主武庫兵三星會又為兵喪辛未水金木在婁亦為兵又為匿謀蘇前曰辰守婁有兵兵罷兵起至咸石氏云多火災
宮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古今注曰三月田子火在亢南端門第一星南乙亥金在東井四月丙辰有流星

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西滅有頊音如雷聲已而金
在軒轅大星東北二尺所古今注曰丁丑火在辰東南星東南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雞子

起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
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宮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宮西南至北斗柄間消星

宮占曰有流星出紫宮天子使也色赤言兵色白言喪色黑言水出皆以所之野命東南西南止紫宮天子宮文昌少微為

貴臣天津為水北斗主殺流星起歷紫宮文昌少微天津文昌為
天子使出有兵誅也竇憲為大將軍憲弟篤景等皆卿校尉憲女

弟婿郭舉為侍中射聲校尉與衛尉鄧疊母元俱出入宮中謀為
不軌至四年六月丙寅發覺和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

屯南北宮閉城門捕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及疊疊弟步兵校尉磊
母元皆下獄誅憲弟篤景等皆自殺金犯軒轅女主失勢竇氏被

誅太后失勢
五年古今注曰正月甲戌月乘歲星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平咸曰太白守井五穀不成黃帝經

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為水石氏曰為以上乃占大臣當之期三月若軒轅大星九月金在南斗旱又曰入東井留一日五年古今注曰水在輿鬼七月壬午歲星犯

地為法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為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為大將將

死火犯房北第一星為將相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古今注曰六年六月丁亥金在北

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侯馬光有罪自

殺九月行車騎將軍事鄧鴻越騎校尉馮柱發左右羽林北軍五

校士及八郡跡射烏桓鮮卑合四萬騎與度遼將軍朱徵護烏桓

校尉任尚中郎將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車騎將軍鴻坐追虜失利

下獄死度遼將軍徵中郎將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宮中滅色青黃有光二月癸

酉金火俱在參飛城占曰癸感于參多災災海中占曰為旱戊寅金火俱在東

井郝萌曰癸感守井百川皆滿太白又從舍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春秋緯曰

軫者皆為兵大起巫咸占曰五星入軫者謂其出入而數之期二十日皆為兵發謂始入處之期

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雜書曰太白守心後九年火飢十二月巳

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宮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宮金

火在心皆為大喪三星合軫為白衣之會金火俱在參東井皆為

外兵有死將三星俱在斗有戮將若有死相八年四月樂成王黨

七月樂成王宗皆薨將兵長史吳琴坐事徵下獄誅古今注曰八年九月

十月北海王威自殺十二月陳王羨薨其九年閏月皇太后

寶氏崩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九月司徒劉方坐

事免官自殺隴西羌反遣執金吾劉尚行征西將軍事越騎校尉

節鄉侯趙世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及邊胡兵三萬騎征西羌

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氏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古今注曰六月庚辰月入

占曰流星白為有使客大為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遲亦遲大

如瓜為近小行稍有光為遲也又正王日邊方有受王命者也明

年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樓薄種王唐縉等率種人口十七

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歲明年十一月遼東鮮卑二千餘騎寇右北平

十三年古今注曰正月辛未水乘六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

色青黃軒轅為後宮星出之為失勢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陰皇后

廢古今注曰十四年正月乙卯月軒轅在太微中二月十日丁酉水入太微西門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軒轅中北至閣道猶有光色赤黃須臾西有雷聲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宮中生白氣如粉絮戊午客星從紫宮西行

至昴五月壬申滅七月庚午水在輿鬼中黃帝占曰辰星犯昴大臣誅國有憂十月

辛亥流星起鉤陳北行三丈有光色黃白氣生紫宮中為喪客星

從紫宮西行至昴為趙與鬼為死喪鉤陳為皇后流星出之為中

使後一年元興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殤帝即位一年又崩無嗣

鄧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為孝安皇帝是其應也清

河趙地也

元興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

斗東北行到須女七月巳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閏月

辛亥水金俱在氏巫咸曰辰日守氏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流星起斗東北

行至須女須女燕地天市為外軍水金會為兵誅其年遼東貊人

及鈔六縣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烏桓討之

孝殤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婁金火合為爍為大人憂古今

注曰七月甲申月在南斗中是歲八月辛亥孝殤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前星韓楊占曰多火災一曰地震檢其年十八郡地震明

年漢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孤星西南心為天子明堂熒惑逆行守

之為反臣維書曰彗惑守心逆臣起黃帝占曰逆行守心二十日大臣誅客星在東井為大水荆州經曰客星千

是時安帝未臨朝鄧太后攝政鄧騭為車騎將軍弟弘惺闇皆已

校尉封侯秉國勢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將軍兄弟誅常侍鄭眾蔡倫劫刺尚書廢皇太后封皇帝為遠國王事覺章自殺東井弧皆秦地是時羌反斷隴道漢遣驍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郡兵征之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是其應也

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

古今注曰四月乙亥月入南斗魁中八月乙亥彗或出入大微端門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後星

河圖曰亂臣在旁

巳亥太白入斗中

古今注曰二月壬寅彗或入輿

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中石氏經曰太白守畢國多淫刑也

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

蒼白太白晝見為彊臣

前志曰太白晝見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

是時鄧氏方盛月犯心後

星不利子心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薨太白入斗中為貴相凶

昭

案楊厚對曰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還國太后從之是彗滅不祀以斯而言太白入之災在貴相

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

南為外兵是後使羌氏討賊李貴又使烏桓擊鮮卑又使中郎將

任尚護羌校尉馬賢擊羌皆降

四年

古今注曰二月丙寅月犯軒轅大星

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二尺西南

指上階星癸酉大白入輿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敏免官太

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

韓陽占曰太白入輿

鬼亂臣在內臣昭以占為明證任尚所能感也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

春秋漢合學曰陽弱辰逆大白經天注云陽弱若系不與鉤命決曰天失仁太白經天

元初元年三月癸酉熒惑入輿鬼 二年九月辛酉熒惑入輿鬼

三年三月熒惑入輿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

黃帝占曰火攻近期十五日連期四

十月又曰大臣當之亂國易主

七月甲寅歲星入輿鬼閏月巳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巳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都前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又曰客星守危彊

臣執國命在后族又且大風有危敗黃帝

四年正月丙戌歲星留輿鬼中

星經曰客星入守若出危大饑民間食貴歲星入留輿鬼五十日不下民有大喪百日不下民半死黃帝星經曰守鬼十日金錢散諸侯都前曰五穀多傷民以飢死者無數

乙未太白晝見丙上

四月壬戌太白入輿鬼中石氏占太白入鬼二曰病在女上一曰將致死巳巳辰星入輿鬼中都萌

罪誅大臣二曰后疾一曰大人憂五月巳卯辰星犯歲星六月丙申熒惑入輿鬼中戊戌

犯輿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五年三月

丙申鎮星犯東井鉞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輿鬼質星丙戌太白犯

鉞星 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都萌曰太白守輿鬼疾在女上六月丙戌熒惑在

輿鬼中黃帝經曰熒惑犯于鬼國有大喪有女喪大將有死丁卯鎮星在輿鬼中

黃帝經曰鎮星入鬼中大臣誅海中石氏曰人人憂辛巳太白犯左執法自永初五年到永寧十年

之中太白一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

鉞星熒惑五入輿鬼鎮星一犯東井鉞星一入輿鬼歲星辰星再

入輿鬼凡五星入輿鬼中皆為死喪熒惑太白甚犯鉞質星為誅

戮斗為貴將執法為近臣客星在虛危為喪為哭泣星占曰下昂畢

為邊兵又為獄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五月庚辰太

后兄車騎將軍鷹等七侯皆免官自殺是其應也

延光古今注曰元年四月丙午太白晝見二年八月巳亥熒惑出太微端門

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石氏星占太白守昴兵從門闕入主人走却五月癸

丑太白入畢都萌曰太白入畢馬馳人走又曰有中喪九月壬寅鎮星犯左執法

四年太白入輿鬼中古今注曰四月甲辰入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

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見天市熒惑出太微為亂臣太白犯畢

為近兵一曰大人當之鎮星犯左執法有誅臣太白入輿鬼中為

大喪太白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者客星見

天市中為貴喪是時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江京熒豐小黃門劉安

與河母王聖聖子女永等并構譖太子係并惡太子乳母男廚監

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呂北鄉侯懿代殺男吉徙

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寢疾至

葉崩閭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隱匿不令群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尊閭氏爲太后北鄉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再徵諸王子擇所立中黃門孫程王國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謀誅顯京等立保爲天子是爲孝順皇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

古今注曰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牛李氏家書爲通誠昔齊桓公遺虹貫牛斗之變納管仲之謀令齊去結無近祀者桓公聽用齊以大女適有非史見月生處離即大星也亦有變起君曰天下共一舉知爲何國也下史於誠其後公子牙殺殺君而高端門如史所書三月十三日有客星氣象肆字歷天市經河招搖南極十六日入紫宮迫北辰十七日復過文星氣象至天極積水開橋微不見客星一占門管單歷天市者爲數貴便河三星備非常事使人星爲前農紫宮北辰爲至尊如古恐宮虛之內有兵喪之變千里之外有非常異近之憂危事不得過也尊德行度從疾應非一端恐復有如王阿母母了此妄之欲必帝旁註亂政事者諺今有之宜當加意謹足以財王者權柄及爵祿人天所重慎誠非阿妄所宜于降天故擬變朝以示人如不承慎禍至變成悔之弊及也

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二十九日古今注曰丁巳月犯心七月丁酉犯坤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維四十一日八月乙巳熒惑入輿鬼太白晝

見爲強臣熒惑爲凶輿鬼爲死喪質星爲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又定遠侯班始尚陰城公主堅得鬪爭殺堅得坐要斬馬市同產皆棄市

古今注曰其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餘丈從北落師門南至十三年二月癸未月犯心後星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癸丑月犯心後星五年閏月庚子太白晝見六年彗星出於斗牽牛滅於虛危虛危爲齊牽牛吳越故海賊浮於會稽山賊捷於濟南五月夏熒惑守氏諸侯有斬首是冬班始廢斬馬市

六年四月熒惑入太微中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客星芒氣白爲兵牽牛爲吳越後一年會稽海賊曾於等千餘人燒句章殺長吏又殺鄞鄞長取官兵拘殺吏民攻東部都尉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稱將軍犯四十九縣大劫略吏民

陽嘉元年閏月庚子臣昭案郎顛表云十七日巳丑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

西南主馬牛為外軍色白為兵是時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盤

等兵二萬人入于寘界虜掠斬首三百餘級烏桓校尉耿舉使烏

桓親漢都尉戎末胤等出塞鈔鮮卑斬首獲生口財物鮮卑怨恨

鈔遼東代郡殺傷吏民是後西北狄為寇害巨馬牛起兵馬牛

亦死傷於兵中至十餘年乃息臣昭案郎顛傳陽嘉元年女白與歲星合於房心二年災感失度盈縮往來涉歷晦鬼環繞軒轅古

令注曰二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五月癸巳又晝見十一月辛未又晝見十二月壬寅月犯太白三年十二月辛未太白晝見四月乙卯太白熒惑入與鬼水初元年五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太白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為吳黃

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

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又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

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都長

經曰不林年國有亂有憂海中占為多災災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

星大如斗從西北東行長八九尺色赤黃有聲隆隆如雷三月壬

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八月古今注曰巳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古今注曰十二月丁

閏月甲寅辰星入與鬼巳酉熒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晝見古今注曰

卯月犯軒轅大星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

太白相犯為兵喪流星為使驚隆隆怒之象也辰星入與鬼為大

臣有死者熒惑入太微亂臣在廷中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勢

故太白常晝見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張逵遷政陽

定內署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與中常侍曹騰孟賁爭權白帝言

騰賁與商謀反矯詔命收騰賁賁自解說順帝寤解騰賁縛逵等

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

征西將軍馮翊擊西羌於北地謝姑山下父子為羌所沒殺是其

應也

四年七月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晝見
八月巳酉熒惑入太微斗為貴相為揚州熒惑犯入之為兵喪其
六年大將軍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梁氏
又專權於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

墓星郝萌占曰彗星出而中營室天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

河圖曰彗星出貫奎庫兵悉出禍在強侯外夷胡應逆首謀也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柳七星

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滅古今注曰五月庚寅大白晝見十一月甲午太白晝見營室者天子常宮

墳墓主死彗星起而在營室墳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喪後四年

李順帝崩昂為邊兵又為趙羌周馬父子後遂為寇又劉文劫清

河相謝嵩欲立王蒜為天子嵩不聽殺嵩王閉門距文官兵捕誅

文蒜曰惡人所劫廢為尉氏侯又徙為犍陽都鄉侯薨國絕歷東

井輿鬼為秦皆羌所攻鈔炎及三台為三公是時太尉杜喬及故

太尉李固為梁冀所陷人坐文書死及至注張為周滅於軒轅中

為後宮其後懿獻后曰憂死梁氏被誅是其應也

漢安古今注曰元年二月壬午歲星在太微中八月癸丑月犯南斗入魁中二年正月巳亥太白晝見五月丁亥

辰星犯輿鬼古今注曰月辰月入斗中六月乙丑熒惑光芒犯鎮星十月甲申太白

晝見辰星犯輿鬼為大喪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八月李順

帝崩李冲古今注曰建康元年九月巳亥太白晝見明年正月又崩

李質本初元年古今注曰三月丁丑月入南斗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四月辛巳太白

人輿鬼皆為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李質

帝為梁冀所為崩

